

一蓑烟雨任平生

□张吉宙

马儿是个人，姓马，就叫马儿。爹娘没给他起别的名，从小就这么叫他，大家都这么叫他。马儿这个人名气不小，十庄八疃的人说起来，都知道马庄有个马儿。

马儿长得一般，中不溜儿的个儿，不俊也不丑，不胖也不瘦，皮肤很白，眉毛很黑。高小毕业，有点文化，喜欢看书，很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闲情偶记》《毛泽东选集》《养兔手册》……逮什么看什么。酷爱书法，写一手好字，颜筋柳骨。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写写画画的，都去请他。过年的春联也都请他写，入了腊月门，马儿就一件事，写春联。提肘悬腕，笔走龙蛇。马儿好说话，有求必应。自认时运不济，常拿北宋状元吕蒙正的《命运赋》说事儿：“……命也，运也，时也。”

17岁那年，爹娘都走了，留给他两间草坯屋。18岁那年冬天，爹生的好友马旺财给他指了一条路，当兵，离开马庄，到部队去锻炼，有前途。马儿就去验兵，没验上，体检不合格，高血压。第二年，再去验兵，验上了，和他同岁的马小军也验上了。

村里只有一个当兵的名额。马旺财提了两瓶酒给他：“快去送给支书。”马儿梗着脖子说：“凭什么送他酒？”“好当兵呀！”“不当兵他说了算？我自己验上的。”“快别彪乎乎的了，他不给你盖章，走不了兵！”“我不信！就不去送！”“听他的，叔是为你好，快送去！”“不送！”“孩子，别犟了！”“不送！”“你咋这么犟呢？”

马小军当兵去了。据说马小军的娘给老支书送了两把鸡蛋。马儿再也不去验兵了，谁劝也不听。犟！

马儿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混日子，该成个家了，却娶不上媳妇。他相了不少亲，对眼儿的也不少，轮到女方提条件，亲事就黄了。女方的条件也不高：把那两间草坯屋翻新了。马儿呢？非等等对方进了门，小两口好好过日子，攒点钱，再正儿八经地盖四间大瓦房。最后，他赚了钱，正儿八经地盖了四间大瓦房。最后，他赚了钱，正儿八经地盖了四间大瓦房。最后，他赚了钱，正儿八经地盖了四间大瓦房。

不过，还真有比他的。春天耕地，马儿牵牛，马旺财扶犁。犁不到一亩地，牛不走了，怎么打也不走。这是一头种牛，牛脾气上来了，瞪圆一双牛眼，鼻孔喷着热气，四蹄生根，纹丝不动。马旺财笑了：“它比你还犟！”

马儿就不怕犟的，想出一个办法：用火攻！“三国”看多了，跟诸葛亮学的。找了点干草和枯树枝，堆到牛鼻子下面，点着了，烟熏火燎。

“看你走不走！”马儿就着火点了一支烟，抽了几口。这牛真犟，就是不走。马儿抽完了一支烟，牛还不走。马旺财担心把牛蛋子烤坏了，赶紧扬了几把土，灭了火。牛蛋子肿得跟个葫芦似的。这头种牛好生了得！硬是扛着，没挪动半步。生产队长老戴把他俩狠狠地骂了一顿，扣了他俩半个月工分。

牛记仇，以后这头种牛见了马儿就红了眼，抵角就去顶他，吓得马儿离它远远的。

二

来了一场运动，动静很大。马儿的字派上大用场了，写标语；马庄的标语都是他写的，墙上到处都是，都说他的字好看。“这字写的，啧啧！”“有劲儿！”“在体！”

村委大门两侧的字，是他用排笔蘸红漆写上去的，很有气势：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风刮不去，雨打不掉。

马旺财被揪出来批斗，他当过地主。写大字报的事自然交给了马儿。马儿背着手，梗着脖子：“不写！”“外号叫马头的村支书火了：“不听嚷嚷了咋地？叫你写你就写！”马儿也火了：“凭啥斗他？这大字报我就不写！”“不写不行！”“就不写！”“敢跟我犟不是？”“就犟了，你能咋地？”

马头不跟他犟，心里有数，犟不过他，就去找乔老师写。乔老师在马庄联办中学教语文，也能写两笔。本来这事就算过去了，有人发话了：“不行！就让马儿写！”

这人有点来头，公社革委会驻马庄工作组组长，名叫吴达良，黑，胖，矮，人送外号：武大郎。马头说：“算了吧，那是个犟种！”

“犟？我比他还犟！就让他写！我还不信了！”武大郎派一个民兵：“去把他叫来写大字报！就说我让他写的。”民兵就跑马儿家去：“武大郎叫你写去写大字报。”马儿一梗脖子：“武大郎算老几？老子就不去！”民兵回去向武大郎报告：“马儿不写。”武大郎一拍桌子：“绑来！”“这……不太好吧？他家可是三代贫农。”“那就再去叫，叫不来你就别回来！这是死命令！”民兵就带着死命令又跑去叫马儿，马儿才不管什么死命令。“不写！”马儿死活不去，民兵也不敢回去，坐在他家的门槛上抽烟。武大郎又派来一个民兵，这个

民兵也挺犟，倚着门框说：“你不去不是？我就站在这里不走了，有本事你今天别出这个门儿。”马儿的犟脾气上来了：“我今天就不出门了，有本事你就站这里别动，看看谁草鸡！”

马二婶来了，叫马儿去她家相亲。马二婶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女方叫田甜，已经来了，在她家等着。马二婶保媒，早摸清女方的底了，人家对马儿早有耳闻，不嫌他老，就喜欢找个文化人，也不嫌他那两间草坯屋。相亲可是大事！马儿急得冒汗了，两个民兵很得意：“这回看你还犟！”“有本事别去！”

马儿硬是不去。气得马二婶撇下一句话：“天生个光棍命！”

天还不黑，两个民兵草鸡了，撒了。

晚上，马旺财来了，提了一斤地瓜干酒：“咱爷俩儿喝点儿。”“我杀只鸡！”“用不着杀鸡吃，咱爷俩儿谁跟谁啊？”“不吃啥？”

是个冬夜，外面飘起了雪。两人盘腿坐在土炕上，喝地瓜干酒，吃老母鸡。“干！”马儿举起酒杯。马旺财摆摆手：“我喝急酒不行。”他喝了一口酒：“听我说，写吧！”“写啥？”“批我的大字报。”“这不胡闹吗？我哪能给你写大字报？”“听我说，这大字报最好你写。”“为啥？”“配！”“配？”

“你看啊，你字写得好！你叔的大字报，怎么也写得中看不是？别人写那些破字，不配！”“这叫啥话？”“听我说，你写，叔心里好受，谁都不配写你叔的大字报。”“叔——”“写吧。”

“叔——”“听我说，我琢磨了，你不写会惹祸上身的。”“他们能拿我怎么着！”“弄不好他们会算你的旧账。”“旧账？”“忘了？去年春天，咱俩赶牛耕地的事？”“你是说烤牛蛋子那事？”“不是咋地？你想啊，那头种牛被你烤死，当然，我也难逃干系。万一这事被抽出来，定你个罪名还不简单？”“……”“写吧！”“……”“别犟了！要吃亏的。”“就不写，看他们能咋地！”“唉！”

窗外，雪下大了。马儿被打成了“坏分子”，罪名是破坏公共财物，蓄意谋杀种牛。批他的

大字报是乔老师写的。马儿对他道：“你这破字，我用脚丫子来根棍儿也比你写得强！”“嫌我写得不好，你该自己写呀！”“我揍你！”“嘿嘿。”

马旺财也罪加一等。狠批！批完了，就叫他扫大街，马儿也脱不了，陪马旺财扫大街。马儿不扫，气得武大郎直拍桌子，拍肿了手。

闹腾了几天，工作组撤了，马庄静了。马儿再没挨批，顶着个“坏分子”帽子，不疼不痒，大摇大摆地在村街上逛荡。马旺财天天扫大街，把村里的每条街扫得干干净净。

田甜嫁给了马大军，马大军是马小军的哥哥。马大军请马儿喝了喜酒。结婚的喜联是请马儿写的，行楷，遒劲飘逸，直追二王笔意。那天马儿喝醉了。马大军和田甜给他敬酒，马儿死盯着田甜那张俊美的脸，连干三杯。

田甜问他：“喝不喝了？”马儿说：“你敬我就喝！”田甜敬一杯，他就喝一杯，最后喝不动了，田甜也不敬他了。他喝得拉不动舌头了，摇摇晃晃地指着田甜，嗚哩嗚哩地说：“你……田甜，没想到……你真俊！”“叫嫂子！”“嫂……嫂子，你真俊！”马儿醉得不行了，被人扶回家，躺在炕上，一天一夜，才慢慢醒过来。

马儿上酒瘾了，经常喝醉。有人说他这是因为马大军的老婆田甜，借酒浇愁。于是，就有人趁他喝醉了，套他的话：“马儿，是不是后悔了？田甜成了马大军的老婆了。”“马儿，你肚子墨水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不是？”“马儿，再别犟了，看看，把那么漂亮的媳妇娶没了。”马儿无论醉成什么样，都会把眼一瞪：“滚！”

田甜当媒人，给马儿提了一门亲。马儿先问田甜：“长得有没有你漂亮？”田甜说：“比我漂亮。”马儿这才去相亲。回过头就找田甜的不是：“你骗人！”“我咋骗你了？”“她长得比你差远了！”“人家哪个地方长得差了？你以为你是皇帝呀，选美呀！”“反正我就得找个你这样的媳妇。”“你——犟汉子！”

田甜一口气给马大军生了三个闺女，名字都是请马儿给起的，老大叫马红红，老二叫马青青，老三叫马飞飞。三个孩子的百日寿，他都去喝了，醉了三次，每次都是被人抬回家去的。

田甜也给马儿起了个名字：马儿犟。很多人当面叫他马儿，背后叫他犟种、犟汉子或犟玩意儿。田甜当面就叫他马儿犟。“马儿犟，下地去？”

“马儿犟，吃饭了？”“马儿犟，过来帮个忙。”

三

马儿交运了，当了民办教师，在马庄联办中学教语文。这里还有个插插曲儿，安排他当民办教师那会儿，有人提出来，他烤过牛蛋子，是个坏分子。村支书马头说：“那个犟事儿？总算有他犟不过的主儿。”

很少有人叫他马儿或犟种什么的了，都叫他马老师，只有田甜依然叫他马儿犟。“马儿犟，上学去？”“马儿犟，你就该当个老师。”

马红红上初一了，班主任就是马儿。马红红学习很好，尤其是语文成绩，全级部第一名。

马儿和乔老师在一个语文组，两人很能谈得来。马儿好酒，乔老师也喜欢喝两口。兴致来了，捉鱼去！包饺子吃，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两人结伴出了校门，往前走不远就是小清河，春秋战国时叫饶河。小清河经此流入黄海，溯河而上，就是青岛。

“沽脂鲤海中鲟。”沽脂指的就是小清河里的脂鱼，不大，一拃来长，很肥，一肚子脂，把个肚皮撑得锃亮，油光光的。包饺子吃，味道极鲜美。

马儿在河里下上一张扒网，乔老师挖了几条蚯蚓，烧焦了，放扒网里当鱼饵。半天工夫，网了3条脂鱼。脂鱼很少见，不容易吃到。

马儿把马旺财也请来了，三个人吃了一顿脂鱼饺子，喝了二斤地瓜干酒，然后抱头痛哭了一场。喝多了，哭够了，马旺财说：“马儿，好好向乔老师学习！”

乔老师比马儿大三岁，死了老婆，撇下一个儿子，叫乔亮，十岁了。他又娶了一个，是个老闺女。

马儿还打光棍，不少人提亲，他爱理不理，就这么拖下去了。年龄大了，这事不好办了。

马儿不想娶媳妇，却想转正。当个公办教师。他教了10年书了。他去找校长：“明年再不给我转正，我就不干了。”校长说：“这事我说了不算，听我的，熬一熬吧，早晚有机会转正，乔老师不也在熬吗？”“我就熬到明年暑假！”

第二年，马儿送走最后一个毕业班，不干了，回家种地去了，大包干了，包上二亩地，一个人，够吃够喝的。

校长天天往他家跑：“马老师，回来吧，你学习成绩那么好，不当老师可惜了。”马儿就那一句话：“给我转正我就回去教学！”“唉！”

马旺财死了。临终前给马儿留下一句话：“别犟了！”

田甜看他的目光多了一丝幽怨。马儿喝醉了就唱：“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破锣嗓子。”

马儿不大会种地，庄稼长势总是一般，当地有句话：“庄稼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在马儿看来，庄稼别人的好，老婆呢？他没有老婆。但他看别人的老婆都不咋样，惟有马大军的老婆那才叫好。

马儿算是个勤快人，种不好地的原因很多，比如：他爱看书，一边看书一边浇地，守着隆隆响的抽水机，坐在地头上看书，也能看进去，以至忘了时间，浇到地头，都跑水了也不知道。锄地时也带本书，累了，坐在田埂上歇一会儿，看会儿书，看着看着就忘了锄地。再就是一个个人干活别扭，抡起抡都赶不到那个点上。关键是种地的心情不好，马庄人常爱说一句话：“过日子没劲儿！”马儿就属于那种过日子没劲儿的人。劲儿哪去了？

还有日子过得不好的人。田甜和马大军拉扯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挺累。马大军种地不行，就想着发大财。做买卖，财没发，家底快赔光了。三个孩子上学都快供不起了。

马红红上大学那天，马儿塞给田甜1000块钱，田甜死活不要：“留着娶媳妇用吧！”“你看我这辈子还能娶上个媳妇吗？”“这事我管不着，反正这钱我不能要！”“收下吧，红红咋说也曾是我的得意门生。”“有本事回去教学呀！”“打死我也不回去了。”“马儿犟呀，马儿犟！”

马儿种了好几年地，种够了，索性出去打工。村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马大军也领着田甜和两个孩子到上海投奔马小军去了。马小军早在上海安了家。听说是个团级干部。

马儿到青岛打工去了，当拆迁工。工友们都

叫他老马，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叫马儿。这一干就是十年，很少回老家，刚开始那两年，逢年过节的回去一趟，给父母上上坟，待不了几天，又走了。后来，他对村里人说，我这辈子不回来住了，死也死在外头，干到哪死到哪。老马说到做到，再没回过马庄。

他做了两个牌位，刻上双亲的名讳，揣在身上，走到哪揣到哪。逢年过节什么的，就将牌位支在地上，跪下磕几个头，烧点纸钱，算是祭拜双亲了。马庄的人都说，这辈子里也看不见马儿了。每逢春节，全村人都会想起他写的春联，再也没看到那么好的字。

四

我在《江湖夜雨》里写过他：老马，56岁了。驼背，罗圈腿，微胖，体力不差，干起活来手脚利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个“老打工”了，46岁那年就出来干。饱经沧桑，老于世故。父母早过世了，无老婆孩子，无牵无挂，会吃会喝，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早年当过民办教师，看了不少书，《阅微草堂笔记》《夜雨秋灯录》能从头讲到尾。说鬼狐志怪如拉家常，张口就来。推崇《水浒》，“林冲雪夜上梁山”这一章节滚瓜烂熟，精彩处，背得一字不差。有两句诗常挂在嘴边：“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在这里就开始叫他老马吧，毕竟他上了点岁数。这天晚上，老马又喝高兴了，给长安他们讲了很多他经历过的事。有些事还编了个题目，像什么“火攻种牛”、“错失田甜”、“勇斗武大郎”……跟说书似的。

大家都对老马和田甜的事感兴趣。老马长叹一声：“我有10年没看见她了！”老马的嘴里时常蹦出一些词儿：“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可怜白发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何当共剪西窗烛，待到巴山夜雨时。”

长安对其他工友说：“老马为情所伤。”他念过高中，喜欢读点诗词，老马说的那些词儿，他能听出弦外之音。有一段时间，老马喝多了就念叨两句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长安听不出什么弦外之音了。

新开了出一片工地，很大，有十几栋大楼待拆，工期一年半。工地紧挨一家农贸市场，市场门口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摆满了“路边摊”。

有一个卖猪肉的，煮得很烂，白煮，不放过任何佐料，原汁原味，很香，带着猪下水、大肠、小肠、心、肝……很全乎，煮得恰到好处。老马好这一口，傍晚收工走过去，煮得香喷喷地切一点，不多，半斤，再买一头大蒜——软苗蒜，好吃，发甜。一头大蒜，半斤猪肉，二两酒，正好！打坐、喝茶、聊天、讲故事。回味无穷。

这天傍晚，老马又去切了半斤猪肉，再去买大蒜，发现原先那个卖软苗蒜的小贩没出来摆摊，老马吃东西很讲究，路边摊有不少卖大蒜的，都是硬苗蒜，硬、辣、苦，没法吃。老马就到市场里面看看，有没有卖软苗蒜的。

老马碰上了一个人——田甜，一眼就认出来了，田甜领着两个闺女——马青青和马飞飞，摆了一个面食摊，卖发面大饼。

“田甜！田甜！田甜！”老马一连叫她三声。“马儿犟！马儿犟！”田甜叫了他两声。马青青喊他马老师，老马教过她。马飞飞喊他叔。

马大军病死了，他领着老婆孩子到上海折腾了几年，也没赚到什么钱，马小军也帮不上他什么忙。马大军死了不到半年，田甜就拉着俩孩子上青岛来了。青岛离马庄很近，她心里有底儿。沿着小清河入海口，一直往北走，步行一天就到了家。

临走，田甜对他说：“差点忘了一件事，马小军托我捎给你一瓶茅台。”“他为啥送我这么贵的酒？”“我哪知道？改天过来拿。”“……”“回老家时没看见你，听村里人说你死了也不回马庄了，有这回事？”“有。”“真不回马庄了？”“为啥？”“不为啥。”“我不信。”“不信？”“我不信你这辈子不回马庄了。”“不信走着瞧，再回去我倒着走。”“呸！你个马儿犟！”

老马叹了口气，田甜也叹了口气，塞给他半张大饼。老马要给钱，田甜不要：“下次再说。”

老马喝着猪肉，吃了半张大饼，吃饱了，才想起喝酒，便端着长安他们买的小咸菜，喝了差不多一斤酒。喝醉了，歪倒在地铺上，打了几声呼噜，忽地坐了起来，扯破嗓子唱了一句：“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吓工友们一大跳。

老马去田甜的面食摊买大饼，她做的大饼好吃，有一种老马熟悉的味道。他和田甜说话的时候，东拉西扯的就把话头扯到别的地方去了，田甜不爱听，拿眼白他。“马儿犟，别整天想三想四的，以后跟我说话正儿八经的。”

老马只好打住，讪笑着离开。新工地又下来了，离这家农贸市场很远。安

顿好之后，老马又想吃大饼了，倒了三次公交车，却扑了个空。田甜回老家了，不卖大饼了。

五

马青青嫁给了乔亮，生了个女孩。乔老师起的名字：“乔小乔。”乔老师整天小乔小乔地叫着，当爷爷了，心里很美。

马青青和乔亮做起了小买卖，忙得昏天黑地，小乔就交给了田甜。孩子不在身边，乔老师想得起，就往田甜家跑，去看小乔，两人逗着小乔，有说有笑。

田甜一个人住，当年结婚用的四间新瓦房，转眼间就旧了。有小乔在身边，一点都不冷清。马二婶70多岁了，精神头很好，整天抱个水烟袋抽。她再次给田甜当起了媒人，当年是她把田甜和马大军撮合在一起的。今天，她又准备把田甜和乔老师撮合在一起。两人撮合到一块，最合适不过了，本就是亲家，亲上加亲嘛。

可是，这事没成。当事人均守口如瓶。一切如旧，乔老师每天往田甜家跑，去看他的孙女小乔。有时候，田甜留下他吃顿饭，乔老师看孩子，田甜做饭。乔老师自己拿瓶酒，一个人喝，看样子挺滋润。

刚搬过年儿，老马瘸了一条腿回来了。爬到三楼拆门窗，掉下来把腿跌断了。不少人问他：“不是说这辈子不回来了吗？”“不是挺能犟吗？咋又回来了？”老马像年轻时喝醉那样，把眼一瞪：“滚！”乔老师也问过他：“这算是叶落归根？”“田园将芜胡不归？嘿嘿。”

在村委会门口，老马碰见过田甜一次。“马儿犟，倒着走一个我看看？”“不提了，不提了。”“咋能不提了？有本事倒着走呀！”“嘿嘿。”“呸！”

田甜甩袖而去，他站在那里看当年自己写的字，历经风雨，依稀可辨。

老马从不串门，窝在家里看书，泡一搪瓷缸子高末儿——搪瓷缸子真结实，还能用，上面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都掉光了。两间草坯屋快塌了，四面漏风，下雨到处漏水，摇摇欲坠。他一点也没有整修的意思。

老马终于安了一个新家，在小清河畔，栗树林旁边，搭了一个窝棚，围了一圈篱笆墙，撒了一点种子，葫芦、丝瓜、扁豆什么的爬满了篱笆墙。窝棚里面还挺宽敞，够他一个人住了。

他弄了一条小船，每天，划着小船，到小清河里撒网打鱼。“斜风细雨不须归”。他喜欢在细雨蒙蒙的天气里打鱼，披一身蓑衣，戴一个破斗笠。划船到河中央，一甩膀子撒下网，坐在船头抽袋烟。一河烟，苍茫迷茫。

乔老师感慨万千：“可惜我不会画画！”

有一个人把他画下来了，马庄中学的美术老师。画好了，一蓑一笠一扁舟，萧淡清远，意境空灵。题为：沽河渔翁。他拿给老马看，老马点点头：“画得好！题款有待斟酌。”“请马老师指点。”“一蓑烟雨任平生！”

打来的鱼乱蹦乱跳，老马把它们放在几个水盆里养着，搬到不远处的桥头上去卖。过往的车辆很多，有想吃活鱼的，下来买鱼。无论打多少鱼都不够卖的，价格还不低。

常有来小清河旅游的人，喜欢他的小窝棚，篱笆小院，过来坐坐，喝一壶茶，拍拍照。他雨天打鱼披的蓑衣，戴的斗笠，也被当成稀罕物，都愿意披一披，戴一戴，照相。老马不寂寞。

有见多识广的人，想买几条脂鱼，出价不菲。老马干搓手，他还没打过一条脂鱼。这种鱼越来越少了，几乎绝迹了。脂鱼这东西长不大，麦穗儿熟了，跟麦穗儿一样大，谷穗儿熟了，跟谷穗儿一样大，再也不长了。

麦穗儿熟了，老马没打到一条脂鱼。谷穗儿熟了，老马终于打到两条脂鱼，肥得流油。

老马揣上那瓶茅台酒，小心翼翼地提着两条脂鱼，慢慢地朝村里走着，生怕一不小心，掉到地上跌碎了，流一地脂肪。他找到乔老师：“走，上田甜家包饺子去。”

老马喝醉了，乔老师也喝醉了。两人又像当年那样头痛。田甜大喝一声：“都给我滚！”老马滚了，乔老师也滚了。

秋雨潇潇。“今宵酒醒何处？”老马披上蓑衣，戴上斗笠，划船打鱼去了。

田甜在家哄小乔睡觉，忽然听到村街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有人在喊：“打鱼的老马掉河里了！”

田甜抱起小乔就往河边跑，抱个孩子跑不快，被很多人落下了。她听到跑在前面的人说：“听说淹死了，快看去看！”

田甜两腿一软，跑不动了。小乔哇哇大哭，她也跟着哭起来。

一头健壮的小黑牛，驮着老马撒开蹄子往前跑，老马趴在牛背上，大口大口地吐黄水。田甜听见老戴说：“这头小黑牛就是当年被马儿用火烤的那头种牛配的品种。”

当代文坛 2015年第一期要目 中国核心期刊 西部文论重镇

名家视阙 少数民族电影：多样化及其多元文化价值……饶曙光 试论境界说及其质性……邵振国

理论探索 结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对话研究……文玲 比较文学变异学：从理论到实践……赵渭斌 李嘉璐 后现代性：独立的批判精神……毛娟

学术方阵 1940年代社会转型与新中国文学形态的建构……韩晓芹 新时期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演进……苏奎 新世纪社会转型与底层写作、生态文学的兴起……吴景明 社会转型与文学传统——以大众文化背景下的网络传奇为例……张文东

文学史论 残缺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多民族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的比较……叶天露 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评“以广告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齐小剛

逢单月1日出刊，2015年每本定价20.00元，全年120.00元。欢迎到各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62—173。邮购款寄：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当代文坛编辑部；邮编：610012。电话：028—86742979。http://ddwt.qikan.com。E-mail: dangdaiwentan@sina.com (投稿用)。

朔方 2014年 第十一、十二期要目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主编/哈若蕙

第十一期要目 张贤亮纪念专号(珍藏本)

告别 中国作家协会的唁电挽联、诗词、短章……王蒙 李国文 从维熙 冯骥才等

追思 新年快乐——致镇北堡西部影城员工的最后一封信……张贤亮 冯剑华 父亲一生最大的敌人是平庸……张金辅 云淡风轻镇北堡……李东国 每念当年搭档时……杨德东 忆贤亮……郑法清 未了情……黄济人 怀念张贤亮……张守仁 “他来了，又走了”……乔建萍 最后一次电话……朱又奇 张贤亮先生的镇北堡往事……阿尕 最具价值的是人间烟火……张贤亮 和 歌 仅靠文学承载不下他丰富广阔的生命……李敬泽 北方 张贤亮：在文学与城堡之间……杨天林 张贤亮的三件宝：浪漫路线、想象力和幽默感……夏志清著 李凤亮译

重读 张贤亮：心灵贫乏时代的先觉者……叶开 大风歌(诗歌)……张贤亮

灵与肉(短篇小说)……张贤亮 雪夜孤灯读传奇(自传节选)……张贤亮 张贤亮作品集目录、张贤亮年表

第十二期要目

特辑 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谈……哈若蕙 郭文斌等

短篇小说 玩笑……梁坏环 我不想承认天总是会黑……崔晓琳 在街面上……白远志 来生要做一条鱼……王漫曦 济南帖……程耀东 屠坞小县记……周成林 猫缘……鲁兴华

诗西部 在黄河流经的地方(组诗)……潘春生 以晃动的蓝天为背影(组诗)……周永生 难以再回到黑夜(组诗)……王佐红 访谈与对话 颤抖、童年、情结及其他——由《颤抖》引起的关键词……李凤群 刘涛

论坛 水墨丹青——一幅画——胡建国歌词创作谈……王晓静

“新月”刊中刊 展现回族风情 凸显地域特色 搭建文化平台 传播友谊理想

散文五篇……(回族)马瑞芳 散文在记忆里的岁月(随笔)……(回族)王雁林 散文三题……(回族)马卫民 夜幕下的心灵(随笔)……(回族)比利罕 李羨林散文四题……李羨林

地址：750004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59号 月定价：10.00元 邮发代号：74-2 电话：0951-3971035

诗歌月刊 2014年 第十二期要目

本期头条 宇向 不要丢掉阿里阿德涅的线……唐蓓 陈陟云的诗……陈陟云

先锋时刻 国际诗坛 君儿 商 略 余幼幼 玛丽格特·罗斯的诗……黄梵译 东南亚小诗大展马来西亚专辑 吴岸 苏清强 叶彤 秋山 王涛 晨露 冰谷 田宁 尚兵 叶邦宇 黄山 秦学祥 田晓华 詹传亭 李浩 毕子祥 乐冰 林旭堃

现代诗经 潘敬松 李俊功 徐澄泉 鲁楷 陈敬松 广东·东莞诗群特辑 蓝紫 莫小周 李莹歌 孙海涛 易翔 袁宏咏 袁有江 泽平 莫寒 祝成明 年轻诗人们，请阅读一切(外一篇)……[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李以亮译 虚无与“开花”——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透视……骆英

主编：王明韵。邮发代号：26—176。单价：10.00元，免邮资。邮购地址：230001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六楼612诗歌月刊收。联系电话：0551—62888379。